

# 一起行走吧



最近，手机上与走路有关的客户端多了起来，像QQ运动、计步APP等，有的客户端还能通过走路赚点小钱，甚是流行。而朋友圈里，晒走路里程的朋友也越来越多。走路，成为当下最流行且值得炫耀的一种时尚健身方式。

像说话一样，从婴儿脱离怀抱、蹒跚学步，走路是每一个人最先掌握的一项生存技能。以前，生活节奏慢，不会在意一天走了多少步，如果你跟朋友说，今天我走了两万多步呢，朋友会认为你思维出了问题。而如今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、即时化的通讯方式、链条化的购物平台，让我们出门抬腿坐车，上楼电梯服务，上班网络办公，吃饭外卖上门，生活越来越便捷，可谓“拴住了屁股，解放了双脚”，抬腿走路越来越少了。

刚上班那些年，由于从事文字工作，白天伏案码字，晚上挑灯夜战，仗着年轻，很少出去运动。而时间长了，“钱包不鼓肚先鼓，工资不高血脂高”，一体检，几项指标箭头噌噌往上蹿。朋友说我发福了，只有我知道，是需要运动了。

(常全欣 周口市交通运输局)

# 记忆中的乡村

豫东平原上有一条河，她的名字叫涡河。涡河有一条支流叫小金沟，在小金沟与涡河交汇处有一个村子叫河堤杨。村庄虽然不大，但却有回汉两个民族，姓氏也有七八姓之多。

记忆中的乡村是美丽的，村东头的河堤上原来有一座城隍庙，大约建于明朝，后来毁于战乱。村西头是大片的柿子林，河堤上长满了白荆条和紫树槐。儿时的我夏季常常和伙伴们在村东头的白荆条和紫树槐中间捉迷藏，也曾在柿子树上爬上爬下。大人们常对我们说不要一个人到村东河堤上玩，说那儿有一条很大的蛇。蛇我们一次也没见过，倒发现常常有人偷偷到那儿烧香磕头。

也许是因为村子依着两条河的缘由，村里的大人小孩都会游泳，一到夏天全村的人都喜欢到小金沟里摸鱼。那时河水很清也很浅，俯身下去水刚好到嘴边。摸鱼时先用脚踩，踩着之后再用手去摸。有时鱼儿会跑，但俗话说“鲫鱼片，跑不远”，再用手向脚周围一摸准能摸到，有时一个晌午就能摸上一盆鱼。秋天涡河水退去时人们常在河里筑坝，然后把水舀干，鱼儿自然就无处可逃，还可以把河泥掀开捉泥鳅和黄鳝。河里还有一种小虾，鸭子吃了下的蛋都是双黄，用盐水腌了之后蛋黄就会变红，红得流油，既好吃又好看。

七岁那年我去邻村上了小学，放学之后的我多了一项任务，那就是放羊。我把羊牵到河堤上之后常去捉蝉。扛一根长长的木棍，上面是用铁丝捏成的圈，然后再缝上一个塑料袋。看蝉在树上时趁其不备一扑，蝉就乖乖地进到袋子里面。有时也到河滩地里逮蝈蝈。找



一根筷子从中折断，粗端拉成锯齿状，细的在粗的上面来回划动会发出声音，蝈蝈听了就会跟着叫起来，很容易逮到。

如今村里年轻人多出去打工，一个个都离开了家，只是在过年的时候村子里才会热闹起来。河水也早不是清澈见底，河堤上是成片的杨树，一到春末，漫天的杨絮飘舞，村子早没了曾经的风景如画。说真的，我好怀念记忆中的乡村啊！

(朱建中 太康华夏小学)

# 感谢有你

构骨和广玉兰在明媚的秋阳下光彩熠熠，骄傲地挺着刚强的脊背。孩子们肆意地在院子里跑跳玩闹，他们无忧无虑，他们阳光开朗，他们充满幻想，他们积极向上。

他们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

你看呐，那些男孩子纵情地在几近枯黄的草地上翻滚着，嬉戏着，欢笑着，叫闹着，宣泄自己的快乐，明亮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给了他们希望，他们就像一只只渴望飞翔的小鹰，向着蓝天喊出自己的梦想。

那些女孩子呢，她们就像一只只快活的麻雀，叽叽喳喳，笑笑闹闹，一群群飞到东，飞到西，捡一片金黄的银杏叶，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，轻轻地摩挲着，惊喜地赞叹着，仿佛秋天就是西方圣诞夜送礼物的老爷爷。

在这明媚的秋光里，在这斑斓的秋色中，荡漾着孩子们爽朗的笑声，这些天真

无忧的声音是校园里最美的乐音，也是老师们最喜欢聆听的天籁之音。

他们是会常常给老师们带来烦恼，让老师们头疼，让老师们束手无策，让老师们大光其火，可是，他们一样会让老师开怀一笑，会让老师热泪盈眶，会让老师心生温暖，会让老师有着满满的成就感、幸福感，会让老师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，哪怕有的家长不理解，哪怕有的孩子暂时会抱怨，哪怕收入远远低于付出，他们知道，他们其实得到了很多很多。

生病了，孩子一声暖暖的问候；高兴了，孩子热闹地回应；心急了，孩子自觉地学习；伤心了，孩子关心的眼神……还有什么能抵得过孩子们真心的体贴！

我感谢我的孩子们，他们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——在我生命最灿烂的一段旅途中，有他们陪着度过！

(马小东 黄泛区农场四分场小学)



# 叛逆

前天，闺女和她同学一起逛街，买了两件衣服，虽然不是过分出格另类，可就我看，还是有些前卫。蓝色牛仔裤，挺好，但裤腿肥肥的，扎眼的是外侧裤缝，竟然分别有两竖道相距很宽的装饰布条，怎么看都有点不伦不类。另一件是黑色圆领中袖衫，可下摆却是一圈参差不齐的大锯齿。

我忍不住委婉地提醒她，挑选衣服要符合自己的年龄特点。刚刚切入话题，她已经不耐烦了，很生气地为自己的选择激烈辩护，就差点很不礼貌地说我老封建老顽固了。

面对女儿的对立情绪，我对自己出乎意料的平静，有一点讶异。因为忽然觉得这种言辞激烈的冲突场面，仿佛就出现在前两天，只不过那敢于顶嘴辩解的小孩换成了我，那个被顶撞的人是我的母亲或者父亲。我想那时我的叛逆情绪和激烈言辞比起女儿一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一时有点恍然，时间太快了，女儿一天天长大，已经到了叛逆期；时间又太慢了，我这奔四十岁的人，叛逆期仿佛就在昨天。

我小时候听话懂事，在父母鼓励下，爱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，是挺讨父母疼爱的。可是慢慢到了叛逆期，小小少年的烦恼增加了，感觉父母思想落后，观念陈旧，不愿听他们批评教育，还自以为是地辩解，跟他们唱对台戏。每一次顶嘴都把母亲气得无言以对，暗自捶胸，每一次顶撞都把父亲气得跺脚摇头，恨铁不成钢。

我平时在外沉默温顺，但在父母面前，恐怕当时把所有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不顺心和戾气，都一股脑儿地倾泻给了他们，毫无保留。虽然过后也会暗自后悔，但下次依然会变本加利地顶撞。

今天，女儿顶撞我的时候，突然间我

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莫非就是一种报应？即使真是如此，那也是我活该遭报应！

我知道女儿处在彰显个性、自我意识迅速觉醒的年龄，挑选衣服有自己的眼光，是成长的一种表现，这我能理解，因为小时候我有类似的经历。

上初一的那年夏天，母亲买了几尺布料，请集市上的裁缝师傅给我做了一件汗褂子，也就是薄衬衫。那种布料的图案颜色我嫌不好看，有抵触情绪，勉强让师傅量了尺寸。衣服做好后，我又不乐意穿，那个夏天，为这件衣服和母亲闹了一堆的意见。

到初二那年，母亲知道我挑剔难打发，买布料时特意带上我，选花色时询问我的意见，这在当时也算是给予我莫大的尊重，同时也说明我们家里并不缺乏民主氛围。只可惜我不识好歹，母亲挑选的布料我全都不中意。我挑选的那一种布料，母亲说我穿不合适，太老气，就这样僵持不下。我认定了那种布料，母亲反复劝解甚至斥责，都无法打动执拗的我，只得生气地付钱，匆匆买下。连卖布的商贩都指着我笑说：“这孩子真倔！”我不知道这话中有多少批评的意思，可在母亲看来，这个小时候听话懂事的孩子，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样倔强任性，这一定令她很难过。

我还记得，那是一件深蓝底色带有白色小菱形方块的衬衫，的确有我看中的素净色调，但穿在十五岁的我身上，实在过于稳重老气了。

那件衣服上身穿了两三个夏天，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告诉我，这件衣服颜色格调很别致，夸我有眼光。

但是，始终没有。

母亲，现在我才知道，是我选择错了。

(张逸波 经济开发区陈营学校)